

REVUE TRIMENSUELLE DE L'ÉCOLE A. COMTE DE PEKIN

北京孔德學校旬刊

通信處：北京東安門北河沿北京孔德學校旬刊社

本期每份售銅子四枚

1, 11, 1925.

第十五期

星期日

狂者之言

涵青

真量窄！兩杯葡萄酒，便讓你有些醉意了。

呀，什麼時候？我忽地從夢中醒來。燈還明着，鐘還響着，衣裳還整個兒穿着。

下榻罷。到書桌前，拿起筆來，彷彿要寫什麼似的。

冷！空氣不好！案頭不是還有一袋香嗎？是的，恰好有九炷，我都點着他，換一換這屋子空氣。

房門關了，香火一齊著了，縷縷白烟，儘繞着我打圈子的轉，這却薰得有點兒暈了，便不由的說將起來。

的確天地間有一個動物，是千百動物中之一，也是跟着這個大葫蘆來的。不過它跑得快些，羣呼之曰萬物之靈。

這一點靈呵！雖然常常改頭換面，可是綿綿不絕的已經有幾千萬年的壽命了。

那麼它應該是很聰明的了？不，不，一點兒也不見得聰明。

你看它們，那一個不是在自製的小葫蘆裏藏着；那一個小葫蘆頭上不有兩扇似開似闔的門；那一個門前沒有一層不濃不

淡的霧；你想認識它麼？難極了。

還有的另一個它，要想鑽到它的心裏看看，那真是妙想天開呵！聽了，世間惟有這件事，是絕對不可能的。一個它有一個它的小葫蘆，誰也鑽不到誰小葫蘆裏去。

也不盡然。有時它在它的葫蘆頭上開一扇門，它也在它的葫蘆頭上開一扇門，是可以彼此通通聲氣，彼此往來往來。

但是小葫蘆的軸心，是多方面的，轉的還很快。紅面對紅面的時候，固然是清一色，固然是好的了不得；倘若來一陣風，把這個的方向轉了一或者轉出個白面，或者轉出個黑面，那麼對方的紅色面，就漸漸的變成灰色或其他的各樣顏色；於是門兒關上，霧也突然的起了。

本期目錄

狂者之言

鄉間的一天(一續)

兒童作品六篇

中秋節

二孀

阿秀

黑炭團

深秋

溪旁

涵青

張定釗譯

瞿容

馬珏

乾元

陶凱孫

瞿勳

堯松

它同它雖然天天見面，可是誰也看不着誰的真模樣。誰也聽不着誰說的是什麼。你還以為它聰明嗎？……

住口！這是些什麼話？不但人們不愛聽，恐怕人們也有點兒聽不懂罷。

嘿！話何嘗是要人懂的；尤其是本人的話。

一九二五 一〇，一九夜。

鄉間的一天(一續)

俄國 Антон Тшеков 著

張定鈞譯

Григорий 領他進了一個深林，走了四百多碼，便指着 Катя 給他看。她的哥哥是一個八歲的小孩子，頭髮和赭石一樣紅，臉上現出蒼白的病容，靠着一棵樹站在那裡，歪着頭斜看天上。他一隻手拿住他的舊的破爛帽子，一隻手藏在一棵白檸檬樹裡。他正在注視暴風雨的天空，好像併不想起自己的痛苦。聽見脚步響，又看見補鞋匠，他的有病容的臉上現出了微笑，說道：

——“多可怕的雷響，Григорий！……我一生世都沒有聽過這麼多的雷響。”

“你的手在哪裡？”

“在樹洞裡面。……請你拉牠出來，Григорий！”

洞口的木頭破碎了，把 Катя 的手擠住。他能把手再推進去些，但不能拉出來。Григорий 折斷了破碎的木頭，擠得成了紅色的，小孩子的手才自由了。

小孩子摩擦自己的手，又說道：“雷響

真是可怕得狠。爲什麼會響雷，Григорий？”

“因爲一朵雲撞着了別一朵雲，”補鞋匠答道。

三人走出了矮樹林，沿着樹林向着暗黑的大路走去。雷鳴漸漸減少了，隆隆的聲音也到離村莊極遠的地方去了。

Катя 還在摩擦他的手，說道：“前幾天野鴨在這裏飛過去了，Григорий。牠們一定在 Сосновый 沼澤作巢。……Григорий，你想看夜鶯的巢嗎？”

Григорий 一面擰出帽子裏面的水，說道：“不要去動牠，你會擾亂牠們的。夜鶯是一種唱歌的鳥，沒有罪惡的。牠的嗓子裏能發出極好的聲音，可以讚美上帝，可以叫人們的心快樂。去擾亂牠們，便是一種罪惡。”

“麻雀便怎樣呢？”

“麻雀是不重要的，牠是一種有惡意的壞鳥。牠的行爲和扒手一樣。牠不喜歡人們幸福。當耶穌被釘十字架上的時候，給猶太人釘子的便是麻雀，牠併且叫道‘活的！活的！’”

天上有一塊藍色光明的地方現出來了。

Григорий 道：“快看！一個螞蟻窠被雨沖開了！牠們遇着洪水了，小無賴們！”

他們彎下腰來看那螞蟻窠。大雨把牠破壞了，小蟲子們正在泥污中跑來跑去，擾亂得狠，忙忙的碌碌想搬運淹壞了的朋
友們。

去也儿去一冷笑的說道，“你們用不着那樣着急，你們不會就死的。太陽一晒，你們即刻就會復活的。……這是給你們的教訓，你們這些蠢東西，你們下次才知道不應該在低地方居住。”

他們又向前走。

指着一棵小橡樹的樹枝，去丫了—カマ Y 叫道，“這裏還有些蜜蜂。”

濕透了的怕冷的蜜蜂們都擠成一團的歇在樹枝上。蜜蜂多得連樹枝皮和樹葉都看不見。有好些還一隻歇在一隻上面。

去也儿去一告訴他們說，“那是一隊蜜蜂，牠們正在飛來想找一個住家，當雨落到牠們身上的時候，牠們便歇住了。倘若有一隊蜜蜂飛來，你只要洒水到牠們身上，牠們便停住了。現在倘若你們要這隊蜜蜂，你便可以把樹枝攀彎和蜜蜂同放進一個口袋；再把樹枝搖動，牠們便全落在口袋裏了。

小仁—正カマ Y 忽然皺起眉頭用力摩擦她的脖子。她的哥哥瞧她的脖子時，看見腫了一大塊。

補鞋匠笑道，“喂！知道這是從哪裏得來的嗎？仁—正カマ Y，小女孩子？樹林中有些樹上有西班牙蠅子。雨把牠們淋下來了，有一滴落在你脖子上，所以會腫了一大塊。”

太陽從雲背後出來了，用溫暖的光線照着樹林，田野，和這三個朋友。恫嚇的暗雲已經帶着暴風雨去得很遠了。空氣也溫暖而有芳香了；有野櫻花，繡線菊，和野百合花的香氣了。（未完）

真是好東西 鄭淑賢

有一天我和小朋友上東安市場去玩，我買了一個會飛的小氣球拿到家裡，我一放手，牠就飛上天去了。我的小朋友就說：“你看牠飛的多高呀！真是好東西，多高呀！”

鳥兒飛 周靜子

我在家裏看見一隻小鳥，飛的眞好玩：我便學牠飛，又不會飛，我想了一想，就說：“我有法子了。”我把手作翅膀，便飛來飛去。他們看見了，就問我：“你在這裏跑來跑去，作什麼呢？”我說：“我在這裏學小鳥飛，你們來不來？”他們說：“我們來。”我們大家就一齊飛來飛去的玩。

張先生摔盃 盧近曾

前天下午，我哥哥和幾位先生在院子裏談話。張先生拿着他的盃子，別的先說：“你不敢把你的盃子摔了。”他說：“我就敢。”王先生說：“你就沒有那個膽氣。”我哥哥說：“你就沒有那個魄力啊！”

張先生不響了，但見他望上一舉，盃子就碎啦。大家都笑了，弄的我也笑了。張先生說：“不許你笑，小孩子家！”

鑽洞和上塔 王雅琴

北海公園裏不是有山洞嗎？不是有高塔嗎？那都是很好玩的地方。

有一次，叔叔領我們去玩，叔叔先鑽到洞裏去，我們也跟了進去，叔叔喊一聲“有老虎，”嚇我們一大跳，我和姐姐弟弟就趕快逃到外邊了。我叔叔就說：“不要怕，我和你們玩，你們來吧。”我就和姐姐進去了；我弟弟嚇得還是不肯進去。我叔叔說：“你們去叫他來，你就說那裏面沒有老虎，和我一同去

吧。”後來我弟弟就子。

走出洞外面，我就和叔叔說：“我們去上塔吧。”叔叔說：“行的。”我們就一同去了，走到那邊，爬上去。是一個很高的塔，很有趣；我在上面是很怕的。你們要知道：全世界是大的，要在那高塔上站着，就能看見全世界了。

紅果子

方心黎

一天下午，我看見心龍哥哥採了許多的小紅果子，我也到果園裏去找。我看見前面許多紅的綠的，我想一定是的，我就走到前面，那些果子正在說話。我想他們說的總是：“有人來了，我們快藏起來吧，他們捉我們來了。”

這時我已到了他們的近前，我就說道：“你們不要藏了，我早就瞧見了。”我就把他們採下來，拿回家去了。我到哥哥房裏，就說：“你瞧，我也採來好多。”他說：“好，我再給你一個。”我說：“我給母親一個吃吃吧。”

捉鳥兒

趙景暉

我雖然正在溫習功課，只是聽得小鳥唧唧的叫聲，就想捉一隻來玩玩，可是怎麼捉法呢？有了，真是一個好法子。於是我便拿了些米撒在地上，又拿了一個搖煤的筐子，用一根木棒支起來，拴了很長的繩子，通到屋子裡。我在屋裡牽了繩子，專等着那小鳥下來。

一個小鳥飛下來，在地上尋找食物。我很盼望牠看見那米。不一會兒，牠果然看見了，便飛進筐子去吃。我又是樂又是怪心急的把繩子一扯，撲答！筐子落地，聽見小鳥又是很驚，又是很急的唧唧亂叫；撲啦撲啦的想飛走。我心裡想，這回可行了。我跑去一看，那小鳥還有半個身子露在外面。我才要把牠捉住，牠用力一掙便飛了。啊，這樣好玩，這樣伶俐的小鳥，看着牠飛去，真是可惜！

中秋節

瞿·瑛

中秋節前幾天，大人們忙着送節禮，收節禮，小孩子趁勢的趕着吃。到了十四晚上，個個小孩顯出快活的神氣：有的雙手托着月餅，有的拿了石榴，蘋果和一切糖果，向自己存東西的地方走去，放好了，立刻抱了兔兒爺又跑出來，看母親們分東西，嘴裡喃喃念着“明天過節啦……。”雙睛不轉的看着其他的食物。到了該睡的時候，勉強安放了他們手中的玩具，糖果；各人被自己的母親逼着，送他們到牀上，兩隻小眼睛一閉上，便不作聲了。他們携着手，到他們母親給他們講的神仙故事中的月宮裏去玩了。

第二天，天亮了，小孩們蠕蠕的動了，起來換上了他們的新衣服，跳下牀，便要趕出去吃糖芋頭。母親把他們叫住，模模糊糊給他們洗了洗臉，告訴他們給大人們拜了節，纔有糖芋頭吃，不要喊嚷！還有人沒有起來呢！他們跳出門，便唱着他們自己信口編的歌玩去了。

亂哄哄一天，人來客往，拜節，吃月餅，不住的有人說着：小孩們也沒有人帶他們出去玩，他們狠委曲的，垂着頭，希望天黑了，好供兔兒爺看月亮；不料太陽倒辭了人們回去，月亮還是不能出來，被那討厭的烏雲遮住了。小孩們跑到院子裏看了幾趟，月亮仍舊不曾出來，大家氣極了，懊惱不堪。

小姪女捉了我去，給他想法解決困難，

我看不過他們的失意，便想法在堂屋裏放方桌，點洋蠟，供代表月亮的兔兒爺——向例如此。又裝了幾色食物大家吃，和他們開小茶話會，大家登時喜歡了，向兔兒爺行了禮，圍着放了茶食的桌子坐下，吃東西，唱歌，講故事。不多一會，因為北海放花炮的聲音，把一個大點的小孩引了出來，看見月亮已經沖開了烏雲出來，現出她那嬌潔的光芒，來敷衍這班怨她的小孩子了。小孩子們聽見了一聲“月亮出來了”大家便一哄的跑了出來，並且要把桌子移出來供她。

大家出來了，在一塵不染的銀光之下，唱歌，跳舞。大人們移了椅子出來看他們，我也搬了張椅子坐下，在這歡呼的樂園中，微風吹過，送來了院角甜蜜蜜的桂花香，濃香中，人軟化了，朦朧欲睡。再看小孩們，也停止了跳躍，坐在那裏，向着天上，如同休息的貓兒。哦！原來月兒還在那裏和烏雲爭扎，不是烏雲遮了月兒，便是月兒跑出了烏雲。小姪女覺到了我在注意她，便跑向我身邊，要我抱。等到輕雲散盡，碧天如洗，月光重來照臨大地時，人們已經睡入睡之鄉。

3, 10 1925。

二孀

馬 珏

北風颯颯的吹來，滿地上都鋪了一層殘枯的黃葉，我們知道秋已深了。

就在這樣的一個秋日裏，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，頭上捆着一條白布，坐在一家

的矮牆底下，低着頭好像想什麼似的。

離她十幾步遠，有一條小河，河水潺潺的流着。水澄清，可以看到底。對岸有幾個小姑娘，拿着小棒錘在那裡搗衣，那很污濁的水點四面炸開來。

一會，從那矮牆的小門裡，走出來一個二十多歲的媳婦，手裡拿着一個淘米的筐子，裡面裝着少半筐的白米，慢慢的走到河下邊去洗。她一走下去，一個洗衣裳的姑娘問她說：“三爺好點沒有？抓了幾劑藥吃啦？”那婦人眼筐裏已包滿了熱淚，嘆了一口氣說：“吃了五劑藥了，一點也不見效，一天比一天沉重，真叫我怎麼好呀！吃也不想吃，要睡也睡不着，整天‘哼哼’。嘸！簡直不用提了，瘦得皮貼骨頭。”說着說着，那熱淚已般溼了衣襟。她匆匆的洗完了米，就很快的跑上去了。將走到門口，她看見一個捆白布帶子的婦人在那裏坐着，很奇怪，就問她道：“您是那兒的呀？您從那裏來，怎麼這樣晚還坐在這兒？”那人聽她這一問，那一雙眼淚就連珠似的落下來了。剛用衣裳角擦擦眼，要說話的時候，只聽裡面一個很乾啞而小弱的聲音發出來說：“你快來呀！我要……”於是這婦人趕緊跑進去把米筐一扔，就到一個很瘦小的男人旁邊站着。一會她彎下腰去，對着他的臉說：“你要喝水嗎？”那男子閉着眼睛點了一點頭，她就倒了一碗白水給他喝了，還對他說：“你歇一歇，不要勞神，我去煮一點稀飯來你吃。”她說着就跑

到一個小極了的小黑屋子裡去煮，把那坐在門口的人已忘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原來這捆白布帶子的婦人是一個寡婦。她的丈夫是在前兩星期死的。她無處可去，就亂走，走到這兒，筋疲力乏了，所以坐下來歇息。

一會，稀飯煮好了，她就用一個很粗的碗裝了，先到她丈夫的面前，用很弱小的聲音說“你起來吃點稀飯罷！”這男人等了一會，才搖了一搖頭。嗚！這時的呼吸微小極了，但是她還以為他要睡睡，於是給他蓋好了，才出去。

她忽然想起坐在門口的那人來，就輕輕的跑了出去，問那女人，那女人很詳細的把自己的身世對她說了。但是兩人也只有相互落落同情的淚罷了！一會，她對那女人說“我看你也是很難過的，今天已很晚了，你也沒有地方去，你就幫我的忙在這兒住幾天罷！”說完兩人同進去了。

一間小屋子，放出一點鬼光來，更加上一番悲慘。

這時她還不放心，就悄悄的走到她丈夫跟前，一看，四肢已是直挺挺的，心上一點也不跳動了。她急得半天叫不出來。

嗚！自此以後，她也是孤獨者了，她的一生的幸福大概就此結束了罷！

22 10, 1925。

阿秀

乾元

伊如今才十歲，因為家中窮困，經隣人的介紹，才給S太太做小女侍的。伊自從進

她主母的門後，便時常受主母責備，終日悽悽慘慘的作個小勞動家了。

伊的母親聽得她女兒受人責備，也時常背地裏哭泣，可是也沒法。

伊極怕她主母，和耗子怕貓似的。伊主母替她取個名字，叫做阿秀。S太太有個兒子叫做阿寶，同阿秀很好，每逢有了糖果，總分給阿秀吃，買來的玩物，也偷偷的給阿秀玩。

有一天，S太太出去了，阿秀竟是個孩子，什麼知識都沒有，自家覺得太太不在面前，便去找阿寶玩去了。阿寶當然也很高興，便問阿秀道“咱們做什麼玩好？”

“你將所有的玩具都拿出來，咱們開個雜貨店玩，好不好？”伊回答說。

“開舖子玩！人太少些，不好玩！”阿寶很不贊成的神氣說。

阿寶想了半天，忽然拍着掌向伊說“咱們到後花園去打獵玩，昨天姑母送我一個小彈弓，你上回不是說會射彈弓麼？今天你當獵人，我當獵狗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現在就去罷！”伊很快樂的說。

於是阿秀拿了弓，阿寶伸着舌頭，一溜烟跑到花園裏去了。

微風慢慢的曠着，太陽漸漸的西下了，小鳥兒們都棲在樹枝上唧唧的亂叫，冷不防飛來了一顆彈子，正打在一隻小麻雀的尾巴上，其餘的小鳥都一哄而散了。

因為傷的不甚重，所以當時還沒命的向前飛跑，這當獵狗的阿寶却着了急了，一面曠着，一面便往前追。

他只顧得快跑，却沒注意到腳底下踏着青苔，撲通摔了一交；衣服也污了，鼻子也摔腫了，爬起來撫着鼻子，好在也沒哭出來。只有阿秀這時嚇得渾身亂抖，勉強說了一句“沒摔着吧！……”

天漸漸的黑了，樹林子裏的秋蟲，一齊喧鬧起來了；這樣淒淒切切的秋蟲聲，今天却讓這兩個小孩子鎮呆了。

S太太從親戚家剛回來，因為找不着這兩個小孩子，所以才尋到花園裏來，她看見這兩個孩子正在呆呆的站着，便說道“阿寶！幹什麼還不回去？”

——“我摔了個筋斗 真痛！”

——“又是阿秀”

阿寶不等她說完，便接下去說道“不……不是阿秀，是我自己摔倒的。”

——“快回去罷，你看多淘氣！阿秀你在這裏爲什麼也不好好的看着少爺？可惡的東西！快給我滾回去！到家再說！”

這時阿秀呆呆的立着，怔了，沒奈何，只得跟着她到家，“到家再說！”

17, 10, 1925。

黑炭團

陶凱孫

常先生家裏，有一個小狗。有一次，我去那兒學法文，牠總來嗅我的腳，並且發出細弱的聲音，叫着，不禁引起我的藏在心裏的一個微小而哀憐的回憶。

我的家裏本來沒有貓和狗的。一天，我和弟弟姐姐們到無錫公園去玩，回來，經過警察署門口，看見有四個小狗，我們便問警察討那一隻身子是黑色，尾巴是白色，頭上

有一條紋不是黑色的小狗。挑定了，警察也願意，我們便拿走了。

弟弟抱著到家，我慌忙跑去告訴父親和母親。父親本來不歡喜狗的，但是也不禁止。母親走來抱了狗，看著，說‘白尾巴的狗，不會看門的，不會看門的狗要牠幹麼？’

‘好看倒好看。’我爭著說：‘不叫牠看門，叫牠跟我們玩兒的。我和弟弟最愛狗和貓。今天有了一個小狗，忙極了，先把牠放在柴上，怕牠冷，又蓋上些棉花。把飯裏放些菜給牠吃，還盛了一碗水給牠喝。我和弟弟蹲在旁邊看牠吃完了，我抱著牠想給牠命一個名字。姊姊說‘這不是外國狗，不要起外國名字。’弟弟跳起來說‘我想到一個名字，是自己造的，就叫黑炭團。因為牠的身子又黑又壯又小，很像炭團。’

到晚上，我又把哥哥給我的銀色的小銅鈴，給牠掛上，弟弟爭着要把牠的金色的鈴掛上。後來終於把我的掛上了。我們以爲牠一定快樂極了，就去睡了。那知明天起來一看，牠把鈴弄壞了，並且現出不舒服的樣子。我說‘我們給牠繫上紅的結子罷。’弟弟說‘好。’就給他結上了。

有一次，牠要睡覺了，我抱着牠，不知怎樣從我手中滾出去，跌在地下，牠就‘汪’的一叫，醒了。我忙抱牠起來，說‘呵，可憐，可憐。’一面搖着牠又睡了。我記得有兩次這樣的事。

開學了，我的許多姊姊，都要到學校去了，只剩我和八姊弟弟三個人在家裏。五姊姊臨去的時候，說‘我北京還有一只洋

狗，再大些就要生小狗了。’我們三人說各人要一只 并且可以和黑炭團做伴侶。’五姊姊應允了。

停了幾天，僕人不知怎樣乘我們到學校去的時候，把牠關起來 弄得身上癢極了。叫僕人把牠放出來，我們看見髒了，就都不肯抱牠。牠一見我們，就要我們抱，我一見牠來，就跑開。可憐的狗，牠還不明白牠髒了，人家便不抱牠了，牠還當和牠玩呢，儘追着！後來我叫僕人把髒洗去了，又抱着牠。父親說‘不要牠了。’但是我和弟弟還不肯。八姊姊說‘讓牠去罷。’我們才讓牠去了 因為還有小洋狗呢。臨去時我們吩咐僕人給牠吃了一頓飽飯。

這天放學回來，弟弟說‘黑炭團回來了。我忙去看，牠汪汪地叫着，好像說‘收留我罷，可憐我罷，別叫我做野狗了。’我說‘這次不叫牠去了？’牠也好像懂我的意思似的，也很快樂的跳着跑着，舐我的腳。但是我往學校去的時候，不知誰又把牠送走 而且較先前遠了。我回家來，他們才告訴我。

我和弟弟天天記掛着牠，不知牠可有東西吃沒有。有一天，我從學校回來的時候，看見有一隻黑狗，很像牠，但還不敢決定。後來常常遇着牠，回去，我告訴母親，母親說‘你用一個罐盛些飯給牠吃罷。’我說‘很好。’第二天，我便盛了一罐飯，放幾塊肥肉，魚汁，帶給牠吃。我想怪難為情的，送飯給狗吃。於是對狗說‘粥粥，粥粥，’牠就跟我走了，好像還認識似的。到了無人看着我的時候，便把飯潑在路上。牠津津有味的吃了。

有一次真使我驚駭，牠的毛不見了，我又告訴母親，母親說‘一定吃了鹹的東西，

所以毛脫了。’此後我再也沒有看見牠。不知道牠是死了，還是搬家了？現今還是紀念牠！

深秋

翟 勳

愁雲黯淡，
西風又緊，
黃葉紛紛飛舞。
寒烟衰草，
好生淒涼啊！
* * *
* * *
深沉的鐘聲，
起於遠處的古廟，
枝頭的小鳥，
噤着飛去。
* * *
* * *
鐘聲住了，
蕭索的荒郊，
又沉寂了。

溪邊

堯 松

溪邊立着的牛犢兒，
為什麼儘吻着綠草？
是在傾聽，
是在默想，
是在私語？
都參不透；
但見他忽地躍起。
鴨兒浮游在水面，
孩子攀緣着柳枝，
犢兒儘向着小楊樹低頭。
那邊田疇裏
是誰搖着漏斗，
在播他希望的種子？
聽！各當各當
調勻的漏斗聲。
二二，九，一九二五。

本刊合訂本第一輯
已出版 每本定價大洋三角